

# 云南行记

原创 2016-05-21 孙信茹 我读

----- 这是一墨读书会第 12 篇文章 -----



Summer  
久石譲 - ENCORE



## 开篇的话

2016年5月10日至13日，我们荣幸邀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人传播学界极富盛名的李金铨老师到云南讲学。李老师在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分别做了《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的文化性》和《国际传播：反思后的再出发》的两场专题讲座。期间，和云南多友畅游昆明。行走，谈学问、谈人生！对于多友而言，可谓一段难得和别样的“读书”之旅。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云南行。这个季节，天高云淡，正是云南最好的时节。

5月9日，李老师从香港直飞昆明。李老师发来信息：“飞机误点，已迟了40分钟，但愿很快起飞。在机上等待测试飞机轮胎。你们不必早到。”可是，怎能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我和双梅早早到机场等候。

这次约定，早在2015年年底就开始。当时，李老师欣然应允，只是说：“等我看看时间安排。”老师的爽快答应，着实让自己兴奋了好一阵。

5月10日上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早早等候在学院图书馆，这里，即将开始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对谈。期间，李老师畅谈社会科学的真谛，讨论如何在研究的抽象阶梯中上下自如，介绍博士班的核心课程安排和训练内容，分享好书的读书心得与体验。



和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老师合影





学术对谈现场座无虚席

10日下午，李老师在新闻学院全体师生做题为《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的文化性》学术讲座。讲座还未开始，会场内就“一座难求”，大家都争相一睹大师风采。看到现场人太多，李老师干脆直接坐地上，同学大呼意外：原来李老师如此平和随意。

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和讨论，大家领略了李老师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极富启迪意义的学术思路。李老师还不忘鼓励研究者，只有努力拿出大量精湛的学术业绩，从文化制度、媒介再现到日常生活方式各方面，才能展示出色的个案、比较和跨文化研究。谈到学者的研究旨趣，，李老师说，很多研究都反映出自己内在的价值，如何把它客观化成为可研究的题目，因此，个人兴趣应该和公共关怀有紧密的联系。





李老师在演讲会场的台阶上



##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带李老师到呈贡老县城寻觅魁阁、冰心故居。事实上，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呈贡，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古滇国的中心区，如今这里是云南省众多高校大学城的所在。上世纪30年代，为躲避战乱，费孝通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到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这里曾一度聚集了吴文藻、费孝通、张之毅、田汝康、林耀华、史国衡、许烺光、陶云逵等一批著名学者，并在呈贡、禄丰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祖荫之下》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文献。因此，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而言，魁阁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可惜，我们到的晚了，魁阁已经关门。我们漫步在小院里，李老师讲起很多关于历史的细节与点滴。魁阁外，村里一群老人在下象棋。不知当年的费孝通先生，在这个古朴的小村庄，是否也会随意停留在村民身边，和村民慢慢聊着天，在不经意中就完成他的社会调查？

不论岁月如何流逝，乡村生活似乎总是以它自有的逻辑和方式存在着。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们还遭遇了一场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民主选举。李老师对这一切饶有兴致，一连串的问题不断向我抛出。突然，我明白了李老师所说的做学问总要葆有的那种“好奇心”。一个好的学者，面对各种生活的场景与细节，时刻都有去发问和探究的兴趣。

在李老师回到香港后，一日发来信息，说“我在读西南联大的轶事，许多地名（呈贡、曲靖、王公馆）都活起来了。”







游魁阁、冰心故居

5月11日上午，带李老师去昆明滇池边的捞鱼河湿地公园散步。想起当年在城大的日子，老师、师母常常带着大家爬山、吃海鲜，众多友围聚在老师身边，既赏得好风景，又可无所顾忌、高谈阔论。那场景，实在让人难忘。

早晨，这个高原湖畔很是宁静清新，李老师说：“在这里坐上一天都可以。”于是，林中小路上，木头椅子旁，施拉姆、罗杰斯等传播大家的故事又开始在李老师的娓娓道来中逐渐展开。严肃的学术和有趣的轶事交相呼应，那些书本上的理论和遥远的名字也开始跃然纸上，变得活灵活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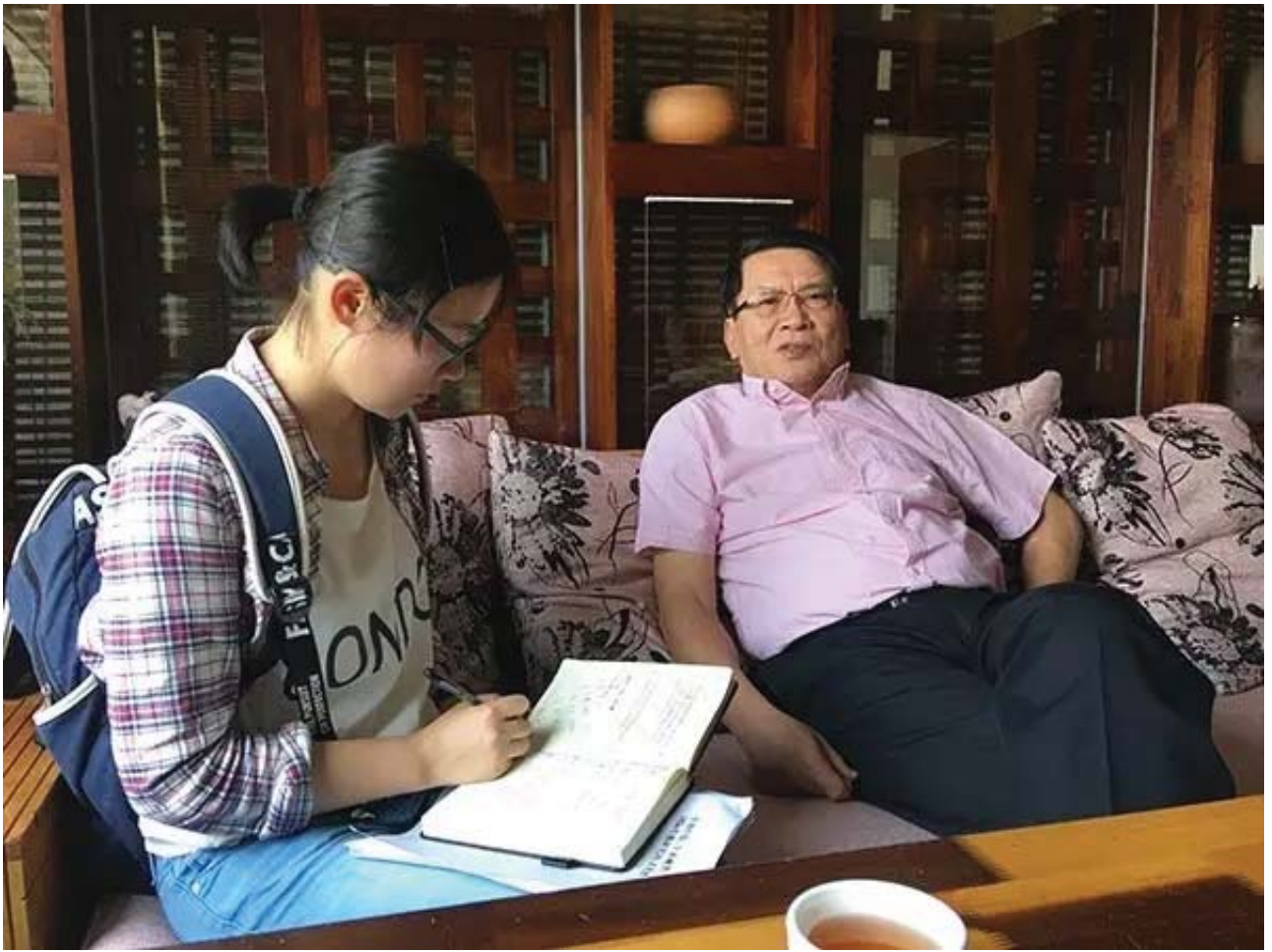
昆明捞鱼河湿地公园散步





林中小憩

下午，因为还安排了云南师范大学的讲座，匆匆吃饭。即便如此，李老师还答应了见缝插针的本科同学的采访。忐忑和紧张的女孩儿全然忘记了自己准备好的材料和问题，正在窘迫和胆怯时，李老师反而以自己为例，说起了当年采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故事。给学生做了一次很好的采访示范。



午餐间隙接受学生采访

下午2:30，云南师范大学的讲座开始了。一开场，李老师说，“2009年第一次到云南，离开了云南以后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但是我始终相信有一必有二，所以这次我又回来了，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一次，李老师的讲题是《国际传播：反思后的再出发》，刚好和在云南大学的讲座相互呼应，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国际传播的研究和问题。讲座中，李老师特别提到，国际传播应该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应该有美国的声音，有中国的声音，有欧洲的声音。有了各种声音，大家就能够求同存异，到最后相互渗透，彼此学习，最高的境界就在这里。





云南师范大学学术讲座





李老师和多友（庄晓东、孙信茹、陆双梅）、师大学院领导合影



李老师和昆明多友合影（孙信茹、肖青、陆双梅）

5月12日，一大早，我、肖青、双梅陪同李老师，向石林进发。石林景区距离昆明大约80公里左右。一路似乎都很顺利，可没想到，意外发生，我的汽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幸亏反应及时，紧急在高速路边停靠。惊魂未定，李老师镇静地说：“我来换轮胎。原来在美国开车，我自己也换的。”话没说完，李老师就已俯身低头，准备大干一场了。我们阻止不了，慌乱着给老师打下手。无奈，工具所限，只有等待救援。事后想想十分后怕，李老师却和我们在路边谈笑风生，或许也有努力宽慰和打消我们恐惧之意吧。倚在高速路的栏杆旁，我们竟然也能进入到“人生”、“命运”等重要的命题和讨论里。这就是李老师的魅力和力量吧。

我们都说，李老师在云南高原的高速路上修轮胎，这一定会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的“传奇”，从此，这个地方，也应该命名为“轮胎村。”



李老师换轮胎





路边等待救援

终于到了石林，上午的意外和不安很快就在石林的巧夺天工中消失殆尽了。一路上，心情不好的撒尼人导游也被我们感染得笑逐颜开了。每到一处，李老师都成了我们争相合影的最佳“风景”。我想，如果石林的每一块石具有灵性的话，它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笑声和快乐长久地留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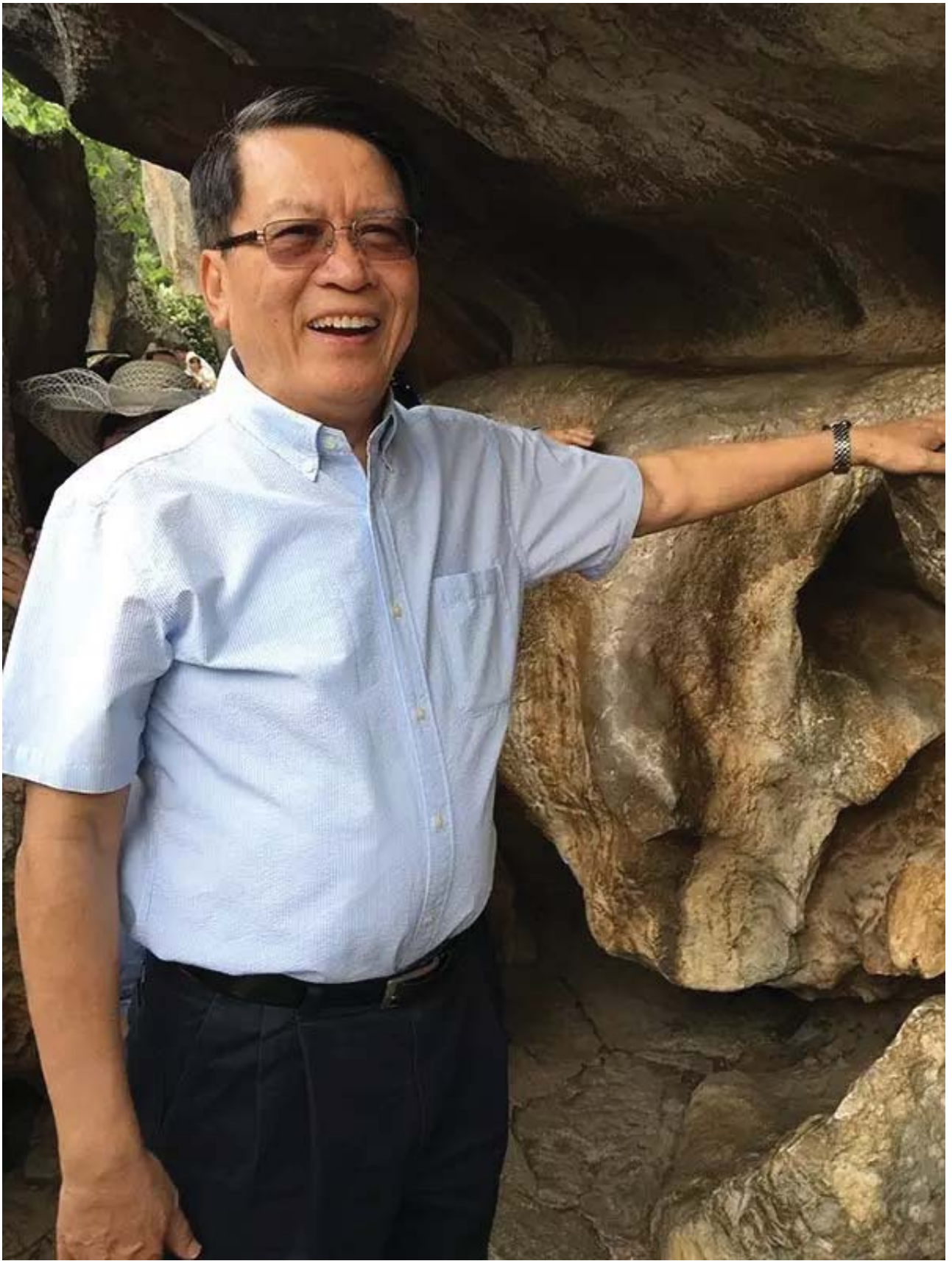


石林风景



“景中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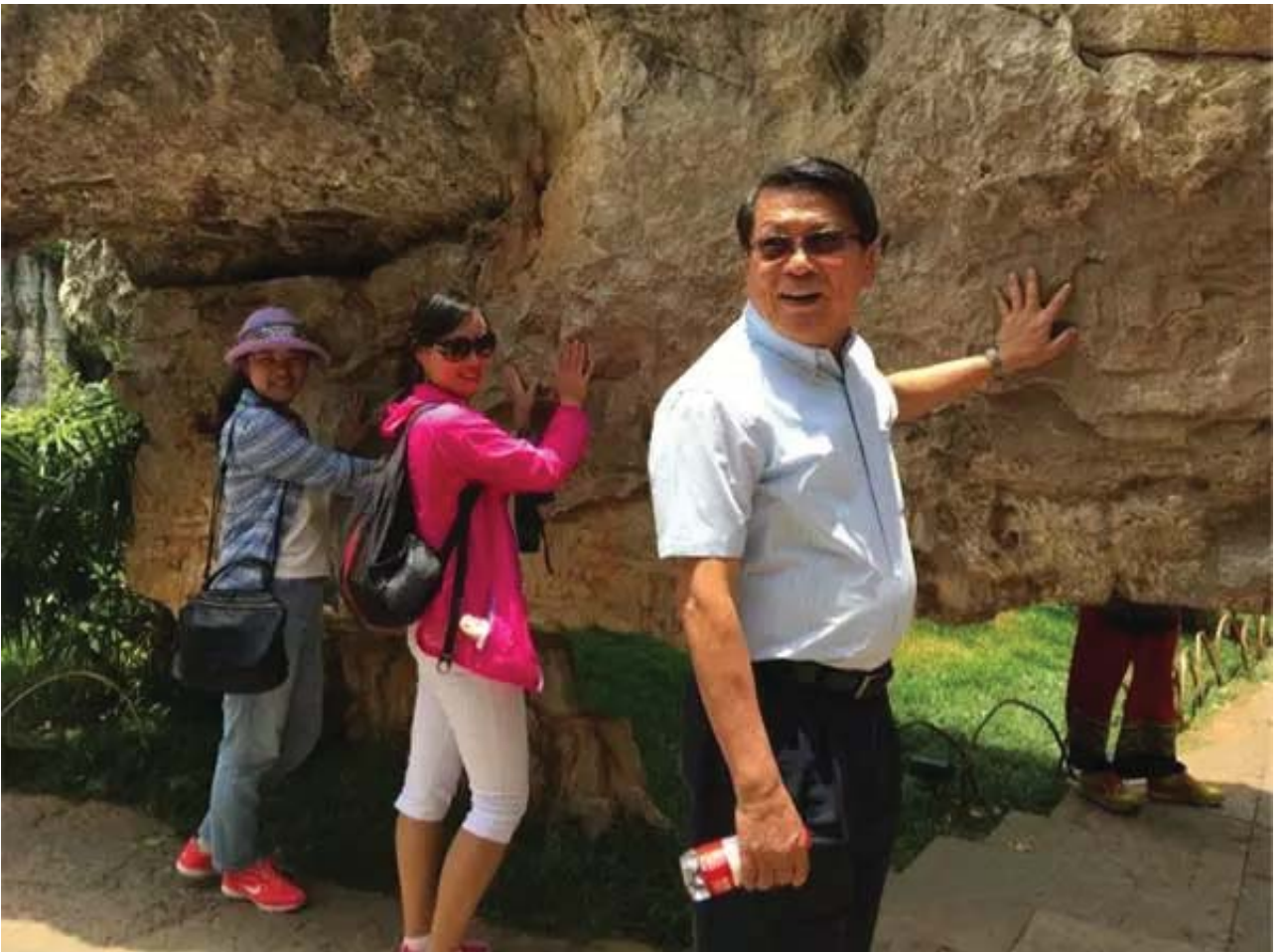


“摸摸石林心脏”





李老师和多友在石林





石林美景

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天了。从石林景区出来，赶到石林县城吃饭，没想到几乎找遍了半个石林城，居然没有吃饭的地方。我万般焦急，李老师说：“那就省了吧”。最后，终于在一家小饭馆找到了吃的。这个小饭馆，和我们做田野时的场景何其相似，一时间，仿佛回到了田野调查的日子里，只是这一次，竟然有李老师的相伴。在简陋的小饭馆里，李老师依然不忘谈学术，告诉我们如何从具体问题剖析其后深意。肖青替先生向李老师求教，我想，他一定会很后悔今天没能同行。饭馆老板一直偷偷徘徊在我们身后，试图弄清楚这群奇怪的家伙究竟在做什么。





石林县城的小饭馆吃饭

劳累了一天，行程和安排还在继续。开车穿过拥堵的昆明城，终于找到了双梅早几日就预定好了的傣族饭店。这是一桌最近很流行的傣族手抓饭，以酸、辣、甜多种口味搭配成了奇妙的组合。饭菜色彩诱人，李老师忍不住拍照。



傣族手抓饭





李老师是在做iphone广告吗

5月13日上午，在李老师飞香港之前，还有半天时间。一行人赶去云南博物馆参观。李老师说：“没想到云南有这么多好看的。”是的，如能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多想再陪李老师去领略多彩而别样的云南之美。

我因为要着急赶去杭州开会，没有办法送李老师，就只有双梅、肖青代劳。没想到，长水机场，飞机又晚点了。或许，因为我们不愿李老师离开，飞机都感动了吧。

短短一周，李老师却一再说让我们受累，可是，这一周，我们的期盼、兴奋、激动、尴尬、感动、温暖、不舍……各种情绪五味杂成。而更让自己铭记的，是这5天来李老师教会我们的宽容、理解和善意。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忍这一周就如此飞逝流走。

几天以后，在微信里，李老师说：“今天到了杭州，想到上周的石林之旅和手抓饭，想到你们。”那天，在空旷少人的大学城，李老师说，等我再过50年，120岁再来的时候，这里的大学城应该会变得很好了。50年后，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相约于50年后，扶老携幼，那光景可以想像吗？”李老师的这番感慨，突然让自己觉得有种莫名的感动和永恒感。50年后，我带着自己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2016年5月，这里行走过的人，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2009年，李老师第一次到云南；2016年，李老师第二次到云南。未来，我们仍然盼望着李老师第三次、第四次到云南。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多友们的“彩云之行”。

孙信茹

2016年5月17日于昆明

----- END -----